

榕树下

■ 许廷平

一树榕须有多轻,那么密的根
织不成半盏光阴
一树榕须有多沉
那么多有情怀的人,在托举

早知道,会想起那么多已经过去的事
我为什么,对故乡念念不忘
早知道,会遇到那么多古道热肠的人
我又何必,对往事耿耿于怀

半卷旧稿有多暖,那么淡的墨痕
写不透那层真,半卷旧稿有多重
那么多双手,在托捧

榕树有多老,根就有多长
而长出的根,终要成为新的树干
路过的风,请替我问一问

暮色来得刚好,第一行诗句衔来故人
笔停在折痕处,在合影散去之前
笔锋皴上一根根未断的须

那些垂下又凝固的根——
它们是不是,也在等一个
迟迟不肯落地的回答

请原谅

■ 岸东

没给你个满分! 只给了八分
不等于少两分

更怕,柴米油盐
风化成生锈的铁

我怕,月满后
你的账本,出现赤字

伤及
彼此

距离

■ 沙玛中华

你站在云层里挥手
非要说挥手的是山脚下的我
离你太远

只需低下头
看清自己脚下的路

其实风早就把话吹到了耳边
那些关于“高度”的训诫
不过是几块垫过脚的残砖

当你忙着在半空表演飞翔
我早已穿过山谷
连背影都不曾给你留一个

我甚至不必抬头

从此,你守你的云端
我守我的深谷

山野,晨露

■ 凌昆

鱼是野的
虾,也是
林间鸟,以啼鸣
搬运山果的香脆
空气清冽
浸染着羊啃过的草香

鸟鸣衔来的溪涧
漫出山的母体

鱼虾在山野的唇齿间
散作山野小精灵

一滴晨露
栖在草尖上
用水换气、呼吸
迎接朝阳,晨光一闪
就空了

我把南国的春送给你
——致晓梅

■ 龙润莉

你的声线是带着故事的
我一边磨着咖啡
一边用咖啡的颗粒来解读你
随手记下天、地、山、水

破土而出的问候是“你很好”
就胜过全部的春天

某个声调搅动了黄花风铃木
我用南国的方言为你接力

也许北国的春分不完美
迎春花已悄悄把手放进玉兰的心
还有那朵从石缝里探出来的梅
已经涵盖了所有的春

海边听月(组诗)

■ 李青

涛声如月

我听到了,那涛声
分明是月光,从天空走到海上
因为有她,月到今夜特别圆
海到沙滩也特别近
所有牵挂吹向了夜风
蓝的海,蓝的月
我在她的岸边涨潮了

月亮下的我

我比白天更透亮,更有诗意
更像海边那个贝壳
沙滩上,我捧着月光
不知道,谁的眼睛看着我
我慢慢被月光融化
最后扑进大海,成了一朵小浪花

中秋月

泪水打湿了月光

怎么了,这样多的泪水
流了下来,月光都被泡湿了
昨夜的梦,在拉长
只有起点,不知最后会跑到什么地方
我在想,如果今夜你来,星星也会来
一颗颗相思的泪珠,就会回到眼里
月光,也会忘掉忧伤

这个晚上,只有月
只有一种圆在天上望着人间
人间,多少人在呼唤
只为今夜的梦里能有月光
我在海边,在一枚贝壳旁
拾起月亮遗失的浪花
中秋月,多么像我
只有圆,没有缺

秋景,渲染了心怀

■ 高兴

跨过南河廊桥
那一刻,我总会不自觉地
寻找着浣花夫人
浣洗战袍的那块石头

南河孕育出宁静的秋
对岸的散花楼
倒映水中,矗立千年,仿佛
诉说着千古风流

踏一路秋叶,沿浣花溪畔
不见传说中的那朵莲花
倒有两只大白鸭
依偎着,静静地浮在河面上

有风拂过,纷纷扬扬的落叶
不再纠结于季节的挽留
将最后的璀璨送还人间
与鸟鸣一起点亮锦官城的天空

沉

■ 詹小承

夜色,把酒杯斟满
往事沉在杯底
风走过空巷
且带走一声轻叹
留一点清醒,在人间浅眠

花开再盛
不过是一座道场
滚烫的心,融化残雪
已无人去顾念季节
口红的残梦,斑驳于海报一角
像站在一个丁字路口

一个人,一只行囊

■ 梁曦

倚着那扇窗,你看东山
东山顶上月的眉眼
而无数人看你,走上八廓街
站在布达拉宫
手捧经文。你一读,再读
沿着书简的脉络,你转身隐入
藏南。那间门巴小屋
一只贴身行囊

山道,等一位佳人
等风拂过经幡,超度雨中落叶
石阶上
鹰隼掠过最后一抹云
小小行宫里,你卸下行囊
但有人把前世写就的诗章
在此,诵了又诵

《那一世》。某年,某日
时间旷远,诗与诺言匍匐于

一如你
转山转水,反复转动玛尼轮

那条少年的河

■ 张将

堰坝 石墩 闸板
柳条在上 狗尾草向下
水塘 浅滩

牛角挂着凉鞋
房上升起炊烟
夕阳照亮
骑在牛屁股上的光头

白云藏进山丘
光腩少年次第跳入
激起 童年

手机屏幕亮起
导航定位不了记忆
迎面有位白发诗人
奋笔问天——
那条少年的河
塘堰,在哪里?

今年麦收时节,乡下老家的二嫂捎来消息,家里承包的麦田收成喜人,让我抽空回乡看看,共享丰收喜悦。听闻喜讯,我不禁思绪万千,往昔乡村麦收忙碌辛劳的场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的家乡地处华北平原,是远近闻名的小麦主产区。当地老少皆熟稔流传已久的农谚:“春分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秋收是乡村最繁忙的时节,家家户户起早贪黑,躬身劳作,深耕细种,待麦田播种完毕,方能稍作歇息。播种后的田野一望无际,白日可远眺村落错落,傍晚可见晚霞漫天,炊烟袅袅。彼时乡村尚未普及路灯,夜色降临,点点灯火之处,便是村村户户。

今年麦收时节,乡下老家的二嫂捎来消息,家里承包的麦田收成喜人,让我抽空回乡看看,共享丰收喜悦。听闻喜讯,我不禁思绪万千,往昔乡村麦收忙碌辛劳的场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的家乡地处华北平原,是远近闻名的小麦主产区。当地老少皆熟稔流传已久的农谚:“春分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秋收是乡村最繁忙的时节,家家户户起早贪黑,躬身劳作,深耕细种,待麦田播种完毕,方能稍作歇息。播种后的田野一望无际,白日可远眺村落错落,傍晚可见晚霞漫天,炊烟袅袅。彼时乡村尚未普及路灯,夜色降临,点点灯火之处,便是村村户户。

这只丑碗出自寻常匠人之手,手工拉坯、柴火烧制,没有精致花纹,没有考究

冬日田野素净苍茫,唯有大雪纷飞之时,大地银装素裹,澄澈洁白。大雪虽给出行带来不便,却是乡亲们期盼的丰年瑞雪,是滋养麦田、保墒越冬的自然馈赠。

待到夏收时节,便是农民抢收保粮、与天气赛跑的关键时节。夏季天气多变,阴晴不定,转瞬突变的天气,总让乡亲们忧心成熟的麦子淋雨霉变、落地减产。每到麦收关键期,家家户户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全力开展“虎口夺粮”。早年没有机械化收割机,收割全靠人力徒手拔麦,手上磨出血泡是常事。后来月牙镰刀普及,成了农户收麦的“铁帮手”。有一年,哥哥特意为我找了一把钢口锋利、顺手好用的“月牙镰”,年少的我

落款,指尖触到的,是陶土最本真的粗糙与朴实。它不像精致工艺品那般夺目,盛饭不增色,盛汤不添香,朴素得毫不起眼。

说起这只碗,还是我刚成家时,新婚不久的妻子在乡里集市图便宜买下的。三角钱一只,一共购置六只。当时,我还多次埋怨她眼光不佳,买回这般粗陋的碗,妻子却总说,碗是用来盛饭盛汤的,好用便足矣。日子久了,我们渐渐习惯,再也不曾提起这件小事。数十年来,这几只粗碗陪着我们的大家庭走过岁岁年年,默默承载着一日三餐的平淡与安稳。滚烫的饭菜盛入,它默默

拜水都江堰

■ 张青山

夜半南桥,都江堰畔
江水奔涌浩荡如常
两岸夜市,灯火煌煌
摊主与过客
眼底各藏一寸热望

半生尘烦,逐浪沉入昏黄

冰啤入盏,浅酌消愁肠
有人划拳,有人踏歌
市井喧嚣揉进岷江

曾见过长江奔涌、黄河跌宕
听过穿林风、敲窗雨
唯有李冰驯服的这头水兽
朝夕汤汤
徐徐熨平我凹凸的心绪
如夜风,轻轻抚平一件旧衣

小白鹭

■ 苏晚

浣花溪的江水缓缓流过
朝代与岸,我的目光停在黄昏
河水与夕光之间长出白羽
如同两片雪
而白鹭往返天地之间
传递一个清越的元音

清澈眼眸里
倒映着那位诗人的素色衣袂
被赋予的单字乳名
还是两千多年前的模样

苍青色的呼唤
仿佛落入水面

我所知道的
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止一首诗
还隔着一本《诗经》

楠竹(外三首)

■ 黄叶飞飞

一筐筐嫩笋往山下扛
暖了多少饥肠
一车车竹笋向山外拉
撑起多少人家的生活

一生一世,也道不明
那场真性情

竹山凝望,万竿连绵
岁岁繁生,年年勃发
只为人间倾尽所有

春日辞行南国
向北云游
秋日告别北地
向南禅修

承蒙山野恩典
我们深深俯身土地
俯首谢恩

何处皆可容身
一片浅池
是家,亦是归处

茶

仙风道骨的叶子
九死一生,终得安宁
在瓷中静坐

智驾

滚烫的沸水
脱胎于冰雪初心
被唤醒
在壶里翻涌

换了辆新能源汽车
每次开启智驾
神经便骤然绷紧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不过片刻
手心额头便沁出薄汗

一朝遇见,倾心相融
沉淀出
人间原本的模样

两个月后
终于与智驾成了朋友
交出方向盘
由它自在驰骋
气定神闲
看眼前不断延伸的路
一段一段,被收服

不透明,也不浑浊
不甜,也不咸

“月牙镰”下岗记

■ 许贵元

收割时奋力争先、从不落后,哥哥姐姐看着我卖力的模样,满心欣慰、笑意盈盈。

参加工作后,每逢麦收时节,我总会抽空回乡帮忙抢收,有时还会邀约同事,利用清晨、傍晚时段回乡助力麦收。劳作间隙,渴了就掬一捧清甜井水解渴。母亲和二嫂总会精心准备家常饭菜:筋道的手擀凉面、鲜香的西红柿鸡蛋打卤面、搭配爽口的凉拌黄瓜、凉拌番茄,还有野菜馅料的锅贴大饺子。劳作过后,大家饱餐一顿,暖意融融,不少人还会带上几个饺子,与家人分享丰收滋味。

如今,乡村生活水平已和城市基本持平。麦收早已告别徒手拔麦、镰刀收割的辛劳模式,全程机械化收割机高效作业,一个

钟头便能完成收割、脱粒全流程,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欢声笑语。

曾经伴随我度过无数麦收时节的“月牙镰”,早已悄然“下岗”,被家人妥善收纳,悬挂在闲置的厢房墙面,成了尘封的老物件。岁月流转,时光沉淀,原本锋利崭新的镰刀,渐渐布满斑驳锈迹,静静镌刻着一段艰苦劳作的岁月记忆。

我时常惦记着这把“月牙镰”。每次回乡,我都会驻足凝望这把静静悬挂的镰刀。它虽早已退出麦收劳作的舞台,却默默见证了乡村脱贫致富、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镌刻着农耕生活迭代升级、乡村振兴稳步前行的动人篇章。

丑碗

■ 吕德群

承热;微凉的剩菜盛放,它依旧沉稳。没有华美外表,却有最踏实的功用,耐得住岁月磕碰,经得住日日摩挲。经年使用,反复打磨,粗陋的碗身,反倒生出几分温润的时光质感。当初买回的六只碗,兜兜转转,如今仅剩一只。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世人多偏爱精致玲珑、雕琢精巧的器物,视之为雅致、为体面。可这只丑碗让我懂得,世间之美,从来不止一种模样。精致夺目是美,朴素本真亦是美;光鲜亮丽是美,拙朴安然亦是美。它不刻意讨好,不矫揉造作,以最本真的模样,守护最寻常的烟火日子,藏着最踏实的

人间温暖。不必惊艳时光,自有温柔岁月。这只不起眼的丑碗,盛的是人间烟火,装的是平实幸福,藏的是不事雕琢、安然自处的人生真谛。

